秋浦河三韵

□张峪铭

秋浦河因李白而声名远播。

我们一行沿着秋浦河逆流而上,初冬的山区,霜华未浓露未重,到处是红叶招摇,绿枝轻舞,流水欢歌,小鸟唱鸣。江南山区的初冬之景,虽逊春夏一层绿,但比春夏更富色彩。

车子在距石台县2公里的秋浦渔村停下。隔河望去,徽派风格的村庄,依山而建,从山脚渐次排到山腰,掩映在苍松翠柏间,如一着白袍的隐者,淡定地立守在秋浦河边。

这不得不让人想起站在竹筏上的李白,那飘逸的衣袂,裹着一身浪漫之气,成了美丽的秋浦河上独特的风光。仕途不如意,醉游秋浦河。那“千千石楠树,万万女贞林。山山白鹭满,涧涧白猿吟”竟没有将李白的失意打捞起,以至随后吟出了“君莫向秋浦,猿声碎客心”的诗句。可这正是李白向世人打出的最有创意的广告,有如此之幽境让你淘洗官场浊气,哪个不得志者不来秋浦疗伤呢?“碎”了客心,也不“醉”了客心?否则李白就不会三番五次来秋浦,不会有“清溪清我心,水色异诸水”的感叹,也不会写出“人行明镜中,鸟度屏风里”这样的溢美之辞了。李白在这里写下十七首《秋浦歌》,想想有哪一位诗人对一个地方钟情到如此地步。

秋浦河孕育了李白的诗情,而李白的诗又成了秋浦河不朽的灵魂。诗韵秋浦,流淌千年而不息。

秋浦河的水是绿的又是清的。远望犹如一翡翠镶于山涧,绿得均匀饱满,浓稠欲裂;近看好像一块冰晶卧在水中,清得无边无棱,透底无形。这样的水没有任何借口不去亲近它。我们选了皮筏去漂流,从渔村的上游顺水而下。皮筏刚入水,打了几个转,我与同筏胖哥操起手桨胡乱划着,好在深处水流平缓,尽管累得满头大汗,但躺在筏中如摇篮,荡在水中若仙境,那种感受,难言其妙。起身掬一捧水洗把脸,流至嘴角的竟有山泉微甜。我知道秋浦河还保留着过去的丰韵与纯洁。

正想着,皮筏到了激流,顿时皮筏摇荡,水花四溅,我坐的筏尾竟成了船头,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全镜扫描,这时看到了别的一拨游人在木船上撒网捕鱼。虽头戴斗笠,身披蓑衣,但步态手法依然是城里人的样子,网也没撒开,惹得同伴放声大笑。这是渔村给游人提供的渔猎生活体验。

山在水中映,水在山里行,人在画中游。水韵秋浦,让人流连忘返。一切生命,起源于水,生存于山。智者乐水,仁者乐山,其实都是返璞归真而已。

生活在往前走,农村古朴的生存方式也被记忆丢到了最后。还好渔村一隅还有古老水车,麻石磨盘,舂米的臼,打油的榨……一切都带着童年的影子和古老的色彩。我扶起榨锤,一下、两下……撞击着榨具的楔子,重温曾有过的欢乐。能捡起来的还不算遥远,有的失去了却永远难以再现。渔村所坐落处就有一段被湮没的历史。

明代著名文学家吴应箕赴南京赶考,顺秋浦河而下,诗兴大发,从家乡石台的高田一直写到贵池泥湾,留下了诗作《自高田至秋浦道中》组诗,其中有一首“女儿村”:“何年名唤女儿村,绀泬琼浆意可存。隔岸朱霞如美色,千章枫树已黄昏。”诗文后还特意加上注释:女儿村,村名。时事变迁,村在何处,成了历史之谜。直到开发秋浦渔村,挖出了一风水石雕时,才让女儿村消失之谜大白于天下。秋浦河水不知藏有多少故事,如大龙湾的宝藏,仙石岩的石刻,龙王庙的“天火”……这流淌着史韵的秋浦河,怎能不让人浮想联翩。

千载诗人地,三韵秋浦河。秋浦河以山为依托,以水为载体,以史为底蕴,以诗为气质,默默地滋润着山川草木,无私地养育着两岸百姓,现在又热情接待着四面八方的游客。

秋浦河流淌三韵,大爱无声。

枫叶荻花秋瑟瑟

□马亚伟

一句“枫叶荻花秋瑟瑟”,感觉让人忽的滑入秋的深处。似乎昨日还是秋水长天的朗朗之气,转眼间秋天已经披了一身沧桑,多了几分萧壮冷寂。

“瑟瑟”说的是风,深秋风已老,有萧瑟之气。初秋的风,是“飒飒”而舞的,清朗洒脱。“飒飒”与“瑟瑟”在音形义上似乎只有细微差别,实则差别巨大,就像两个性格迥异的人。飒飒从舌尖上吐出来,爽利清透,像个丰神俊逸的少年,这时的风翩翩而立,舞出洒脱自由的风姿。而瑟瑟的发音,显得缩头缩尾,不再那么明亮爽快,好像深沉的中年人,看尽风云变幻懂得了收敛傲气,有了少年弟子江湖老的感慨。瑟瑟是一把古琴,弹奏出深秋的寂寥与苍茫,惆怅与深情。

万里长风,长烟落日,老木沧波,深秋是一幅淡雅简约而意境悠远的画。深秋的图画里,最不能忽略的是枫叶和荻花。枫叶荻花秋瑟瑟,火红的枫叶,白茫茫的荻花,是深秋最鲜明的标志。

秋与冬,只隔着一道薄薄的季节之帘,只需一场风,冬天就会迅速走出帘后,顺利登场。不过季节的过渡,总会有些标志性的风物出现,比如冬与春交接时的花开,春与夏交接时的蝉鸣,夏与秋交接时的落叶。有了这些风物出现,会让人们觉得季节的变迁如此和谐自然,没有丝毫突兀。而枫叶与荻花的出现,告诉人们:秋天深了!

枫叶是深秋最后一幅艳丽的水彩画。“万里飞霜,千林落木,寒艳不招春妒。”林花谢了春红,太匆匆。樱桃红,芭蕉绿,转眼间也都谢幕而去。在这个叶凋花残的季节里,枫叶无疑成为最引人注目的色彩。深秋的风,染红了漫山枫叶。你见过那种绚烂的红吗?从来没有一种叶子颜色如此浓烈,不红到极致不罢休的状态,好像要释放最后全部的热情。这种红色极具感染力,人置身其中,即使瑟瑟秋风响在耳边,心也是热的。风过处,红色的云霞涌动,壮美极了。枫叶飘落之时,画面更富有动态美。细看这红色,深浅交错,浓淡相宜,非常有层次感。没有哪个画家的画笔,能调出这么丰富生动的色彩。

荻花是深秋最后一幅诗意的水墨画。“秋风忽起溪滩白,零落岸边芦荻花。”荻与芦,常并称芦荻。芦荻花开,是一幅画,一首诗。深秋时节,远天空阔,水面宁静,白露为霜。不知大自然的画笔从哪里开始,慢慢晕染开来,一片白茫茫的芦荻花就淡淡铺开了,渲染着秋之苍茫。这样的时候,如果邂逅一场美好的爱情该是多么美妙诗意!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”荻花轻扬,爱情缱绻,多情的人在水畔留在最美的吟唱。“夕阳雁影江天,明月芦花醉眠。”那种闲云孤鹤般的闲适自在,想必也是别有一番风味。

枫叶绚烂,荻花摇舞,秋风瑟瑟——秋深了,大自然褪去了繁华,四野里充满了淡然与悠远的况味。赏满山枫叶红,看一场荻花舞,别辜负了冬天来临之前这最美的景色。

题清供萝卜

□吕达余

于厨房拾一白萝卜,喜其玲珑有致,遂置玻璃盏中,注水以作清供。翌日而有青叶出,翠白相伴,甚有雅意,赋二绝以颂之。

玉身横卧水,漪浅叶微青。
淡雅清白画,堪为案上铭。

点水即生绿,杯中亦婀娜。
孰云无秀色,吾眼有婆娑。

词四首

□何爱芝

浣溪沙·红梅

小萼初开翡翠盅,金波欲饮粉腮红。何须桃李嫁东风。
银蝶飞时冰作骨,霜蛾降后玉为容。清风淡月影朦胧。

浣溪沙·白梅

道是潇湘妃子魂,冬来化作玉奴身,纤姿疏影立晨昏。
不与春芳争秀色,甘同霜雪斗清纯,尘缘了却去无痕。

浣溪沙·腊梅

小院冬来花事稀,窗前独见一枝奇。暗香初嗅已神迷。
淡雅分明梅岭客,凌寒却着帝宫衣。莫非珠阙别瑶姬?

浣溪沙·绿梅

许是冬来雪气熏,花开浅碧绿生茵,好同松竹并称君。
只道罗浮醒绮梦,何须芳国意标新,借来春色步青云。

铜陵翔通别克4S店 地址:铜都大道南段桥南4S店集群 电话:2616111

本报地址: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327号 邮政编码:244000 电话:总编室:5861226 编辑部:5860131 (传真)办公室:5861227
广告部:5861508 13093338989 (联系人:缪振清) 广告经营许可证:铜广证第3407006号 订阅:全国各地邮局(所) 订价:全年价80.00元 印刷:铜陵日报印刷厂